



N地之旅



鄒文律

我對N地幾乎一無所知，僅有的認識來自姐姐網上日記連結的N地旅遊介紹：「N地是一個水清沙幼，生活無憂的人間樂土。你能夠在此找到屬於自己的空間，或者實現任何夢想。」簡介比近來的樓盤廣告還要缺乏吸引力，我輕按滑鼠的按鍵，把視窗關掉。

我曾經和姐姐，年老體弱的母親住在一個不足三百呎的公共屋村小型單位，父親在小時候離家出走，至今不知所蹤。據政府估計，這種典型的單親家庭在I城有五萬個，與擁有七百萬人口的I城相比，數字不算嚴重。母親和姐姐就父親出走提供了兩個不同版本：母親說，父親吸毒好賭，借了高利貸無力償還而離家出走。姐姐說，父親最後一次帶她吃雪糕時，在街上拾起一張滿佈鞋印的N地旅遊傳單，第二天便消失了。我無法知道哪一個版本比較可靠，或者兩個版本皆不可靠。

姐姐比我大上一年，樣貌與我出奇地相似。唸小學的時候同學和老師總是無法區分我們，而我們也樂意坐在對方的教室上課，製造更多無傷大雅的誤會並從中取樂。遊戲一直持續，直到小學畢業校長還是不敢肯定上台領證書的是姐姐還是我。中學以後姐姐忽然厭倦了這種遊戲，拒絕我報考她的中學，嚴禁我穿她的衣服和使用她的化妝品。我感到憤怒並向母親哭訴，用鐵匙嘗試撬開姐姐的衣櫥卻徒勞無功。母親無視我的哭鬧，一心開展了她的隱形生涯，每天帶著耳筒收音機坐在廚房，除了偶然的咳嗽聲讓我能夠確認她的存在。姐姐中學畢業後便放棄這裡用過的一切東西和兩個家人，獨自搬進大學的宿舍，離開時姐姐穿了新買的名牌白色套裝，像執拗的天鵝。母親仍舊坐在廚房，沒有脫下

耳筒。幾年後母親以死亡完成隱形過程，那一個晚上姐姐回來跟我說，妳搬到我的家吧。我平靜地回答，我的家在這裡。她就再沒有再說什麼。自此以後我們見面都在酒店餐廳，姐姐的打扮越來越成熟美麗，而我在大學常常被誤認為是來參觀的中學生。

一天，姐姐的同事打給我，說姐姐三天沒有上班，客戶都快要氣炸了。我放下電話，順道剪掉家裡的電話線。我打開電腦，嘗試開啟姐姐的網上日記，畫面彈出：「無法顯示網頁」的字句。

姐姐失蹤後的第八個晚上，我離開了I城，坐上前往N地的巴士。

巴士的乘客眾多，從一個車站來到另一個車站，一些人上車，一些人下車，數目剛好把所有座位填滿。上車的人都要脫掉原來的衣服，換上印有「I love N」字樣的橙色T-shirt，並把行李拋出窗外。我換上T-shirt，然後把自己空的手提箱拋出窗外時，有一種無法言喻的快感。一位剛上車的老婆婆猶豫是否要把行李拋離窗外，旋即給其他乘客推下車，在無人的公路上滾動。有一位中年男人，穿著灰色筆挺的西裝，挽著公事包，手裡拿著撕下來的N地海報，以顫抖的聲音問司機：「N地是不是一個能夠達成所有夢想的地方？」司機微笑著答：「是的，只要屆時你還記得自己的夢想。」中年男人緊緊握著拳頭，差點便把海報捏碎了。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從車子玻璃窗的倒影看見剛上車的人臉上閃著憧憬的光暈，打算下車的人則露出猶豫的眼色。我開始想像姐姐當時的神色：坐

在相同的位置上，一邊看著車外急速倒退以致無法捕捉的風景，一邊思考某個恰當的表情：漠然。興奮。帶著憂鬱的沉思。欣然地微笑。我無法知道答案，就像我無法為此刻的自己選擇一種切合的神色那樣。「你為什麼想到N地？」我花了差不多五分鐘才能確認聲音來自身旁的肥胖男子。自從巴士開動以後，他便一動也不動地坐著，定睛突眼看著前方，讓人以為他是一尾僵死了的魚。「我要到N地尋找失蹤的姐姐。」我說了一個謊話。「那麼你呢？」「其實我並不想離開，只是I城再容不下肥胖的人。I城所有電影、廣告和電視劇都說，肥胖的人是懶惰的，他們應該接受思想和身體改造。聽說政府正考慮立法，凡體重超過70公斤的人，都會被關進勞動所。我感到害怕，於是決定離開I城。」肥胖男子說，前方好像有什麼緊抓住他的視線不放。「離開I城不一定要到N地。」「但人們都說N地是一個好地方，水清沙幼而且生活無憂。」「你真的相信嗎？」「我相信。」他說。我閉上眼，嘗試構想N地的景觀，還有自己前往N地的原因。可是我只看見沒有盡頭的黑色，和黑色。睜開眼，車窗的玻璃將我、記憶裡的姐姐、車上陌生的面孔都剪貼在一起。我感到一陣眩暈，大概與顛簸的車廂無關。

巴士經過許多不知名的山丘和樹木，穿越一條又一條公路，終於停在一座巨大的橢圓形白色建築物前。巴士司機拉高幾近走調的嗓音說：「這裡就是N地，祝你們都有愉快的生活。」下車前我問司機：「回程的巴士站在哪裡？」司機沒來得及回答，我已經被急於下車的人群簇擁著離開。天空壓著黑黑的雲，建築物像半隻露出地面的鵝蛋，純白的外牆像是漆上過多的白色油漆。我們走進去，迎面都是掛著美麗笑容的海關人員，笑容整齊一致而無可挑剔。我想起姐姐在網上日記寫下的最後一段話：「有一天我如常上班，忽然在商店的玻璃櫥窗裡發現行人以相同的動作走路，海報明星以相同的角度翹起嘴角展露笑容，連廣告販賣的理想和期望都一樣。我便想念離開。」唸大學的那一年，我在偶然下發現了名為「絨布天鵝」的網上日記，從當中對隱形過程

的詳細描述確認了姐姐的身份。網上日記和姐姐一起消失，但她的話就像無法忘懷的咒語，把我召喚到N地。

守在關閘前的海關小姐說：「請好好享受特意為你們準備的陽光與海灘，傍晚我們會把你們帶到預先分配好的居住區。請留在海灘以便工作人員順利找到你們。」海關人員憑著我們身上的T-shirt發給每人一張入境證明與N地地圖。離開關閘以後，一灣美麗海灘和燦爛得叫人睜不開眼的陽光伸延進視線以內。氣氛忽然變得熱烈，有些乘客連衣服都沒有脫下便急不及待跳進海裡，有些赤身躺在沙上享受陽光的炙曬。肥胖男子和我並肩站在海灘，生出年輕情侶前往度假的短暫錯覺。「這裡果然比I城以垃圾鋪成的海灘美麗。」肥胖男子用雙手把臉上的油脂抹去，再揩在T-shirt上。我匆匆與他道別，走向海灘盡處的樓房。

海灘、陽光、海浪聲隨著樓房的增多而逐漸拋在身後。這裡的樓房相對I城而言顯得非常矮小，高度跟I城建於郊區的村屋差不多。樓房全部髹上光潔的白色，精緻而疏密有致地排列著，陽光曬上去就像會發光。穿梭在樓房的陰影之間，我留意街行人愉快的微笑和輕鬆的步履，感受透過空氣傳播的快樂。我開始明白姐姐離家出走的原因。

我按照地圖指示來到中央公園，挑了一張長椅坐下。頭上那一望無際的晴空，讓人生出陌生的感覺。在I城，天空給高聳的大樓切割成不規則的窄長形狀，空氣污染造成的灰色濃霧積壓在半空。稀薄的陽光下，有一名穿著素淨白裙的女子坐在湖邊的草地上，正在欣賞降落於她手上的石燕。石燕揚著翠綠色的羽翼，唱出原應是輕靈的樂曲，我卻聽見汽車引擎粗厲的鳴動。我搖了搖頭，定神看著眼前這位女子。我開始認出她——姐姐。

我不能想像姐姐會留心石燕的歌聲。在I城，姐姐是某保險公司的營業主任，活在厚厚日程表的

不同方格，後來搬到Palm的數碼資料庫之中。以往我想跟她聊天需要預約，而且未必成功。連男朋友想見她同樣需要預約，結果他漸漸去約會另外的女孩。姐姐說，男朋友走後她賣掉房子住在辦公室，工作比以往更專心。有時她打給我，剛巧我正在上課。於是我們習慣以留言信箱的方式對話，經常錯過約定時間才聽到之前邀約晚飯的留言，再不能在對方感情脆弱時予以即時援助。我們都視之為無法避免的事實而逐漸適應。現在，姐姐竟然悠閒地坐在公園的草地上。

「姐姐。」我走過去，自己的影子跟她的影子重疊在一起。姐姐抬起頭，看了看我，淺淺一笑，再次閉上眼專注地聆聽石燕唱歌，像聆聽一首遙遠而古老的醉人樂曲。印象裡姐姐露出如此迷醉的神情只有一次，那年姐姐十六歲，戀上了一個業餘作曲人，作曲人比她年長足足十年，在經濟掛帥的I城毫無作為。作曲人常常送姐姐回家，有一次還在家門前擁吻，發出舌頭糾纏的響聲。作曲人一頭綠色的鬚髮，高瘦的身子總掛著破爛的牛仔背心和褲，像一隻活動衣架。姐姐很珍惜他送她的那隻簽名CD，反覆聆聽某首聲稱特意為她而寫的情歌。我聽過他寫給姐姐的歌，卻無法產生感動。可能我不夠投入，又或者十三歲的我未到達足以被感動的年紀。當情歌因為反覆播放而漸漸隱退為生活的背景音樂，無法輕易辨認出來後，姐姐和作曲人就分手了。姐姐告訴我，她在大學畢業的拍照日裡對作曲人說，他的歌已經再無法感動她。我以為日子久了他們就會結婚，結果事情朝另一個方向結束。姐姐說，她要跟舊生活徹底告別。

我一直想知道姐姐所說的新生活究竟是怎樣。打算在大學與姐姐唸相同的科目，參加一樣的學會活動，成為姐姐前度男友的現任女友，並在畢業拍照日拋棄他。但我就像一個次等的仿製品，沒能與姐姐考上相同的大學，和作曲人見面一次便給狠狠地拒絕。中學以後我們的距離越來越遠，姐姐成為中學的傳奇人物和大學的一級榮譽畢業生。我從來只是一位尋常的大學生，背負著英語水平不佳無心向學只顧蹺課的罵名。我無法進入姐姐所說的新生

活，直到我發現了姐姐的網上日記。不，是直到現在，在我能夠以一種從容不逼的狀態與姐姐一起聆聽石燕唱歌的時候。我嘗試專心聆聽姐姐正在傾聽的歌聲，引擎的鼾聲在耳膜裡越發濃重，像要撐破聽覺。當我以雙手掩著耳朵，引擎聲便開始消失。我終究無法明白歌聲裡隱藏的事物，卻感到姐姐笑意的溫柔宣告了我將永遠失去她。

我站在姐姐身旁直到黃昏，石燕早就飛走了。她拍拍裙擺上的灰塵，動身離開，慢慢遠去。

街燈在轉角處發出蛋黃的光，我在路上失去步行的方向。雙腿機械地重複前進的動作，並在每一個彎角向右轉。夜深時我再次回到中央公園，在長椅上看見一個藉著街燈吃力地書寫的白髮老人。

白髮老人說：「妳是新移民嗎？」我猶豫了一會，點了點頭。「為什麼要來N地呢？」「尋找失蹤了的姐姐。」今天遇上姐姐後，我逐漸相信尋找她是我來這裡的原因。「找到了沒有？」「找到了。」我說。白髮老人放下手上的筆，雙眼閃著深邃的光芒。「她完全不認得妳吧。」「你怎麼會知道的？」「在N地生活的人，每天睡著以後，就會把之前的一切都忘掉。」「那麼他們怎樣工作了？怎麼認得回家的路？」「日常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記憶，都由N地的中央電腦儲藏，依照各人的記錄在睡眠時透過無線電波傳輸。於是，所有的愛情都停留在最初最甜美的階段，還沒有發展便已經完結。重複的工作變得充滿新意，所有的街景，連天空的蔚藍和雀鳥的歌聲都是新鮮的。N地的統治者說，這是通往幸福的惟一途徑。」「那麼你呢？為什麼你知道得這樣多？」「我每天都會寫下看見的一切事，在接著的早上閱讀以往寫下的文字。只有閱讀和寫作，我才能夠記憶。但最近發現，我花在閱讀的時間越來越多，寫作的時間則越來越少。」「你這樣做感到快樂嗎？」「一點都不快樂。」「為什麼你還要堅持？」「我已經很老了，不能連記憶都失去。」「為什麼你不離開？」「我無法從寫下的文字找到離開的道路。」我沒有想過自己會問這麼多問題，我從來不是一個好奇的人。

白髮老人再次埋頭寫作。我困倦地離開，在夜色裡遊走，再也找不著可供辨認的路標。清晨的陽光曦微，路上行人漸多，精神飽滿得讓人妒忌。

我倚著牆邊坐在地上，雙手環抱縮起的雙腿。行人的影子不斷覆蓋我，卻沒有人停下來。我抬起頭，看見一張張陌生卻充滿愉悅表情的臉。我看見巴士上的中年男人，穿著筆挺的西裝，挽著公事包，步履堅定目光向前，步速比I城的人還要快。我伸出手，想要抓著什麼，卻抓著了一個高瘦的黑影。一名高瘦男子擋在我的跟前。

他捉著我伸出的手，把我拉起來，牽到他的房子。客廳的裝飾典麗而雅致，廚房、睡房的佈置都很周全。我像重遊故居的人，溫柔地撫摸著他的房子。我容讓手在沙發的表面滑行，翻弄廚房的杯碟、瀏覽書櫃上的書名，檢視柚木地板的條紋。這類美麗得如示範單位的房子，我在I城工作一輩子都住不上。高瘦男子一直倚在窗前，直到我滿意地重新回到他的身邊。「滿意嗎？」「很好。」高瘦男子把手輕輕搭著我的肩膀，溫柔地對我說：「嫁給我，好嗎？我們能在N地永遠幸福快樂地生活。」他忽然把茶几上的花瓶遞給我。花瓶上插著十一朵深紅色玫瑰花。高瘦男子因為緊張而汗流滿面，連忙用手掌把汗抹去，揩擦在襯衣上。我忽然認出他就是肥胖男子。

「為什麼是我？」「因為我喜歡妳，第一次從街的另一邊看見妳，就愛上妳了。」「你知道我是誰嗎？」「妳不就是剛才坐在牆下的女孩嗎？」「你記得你在巴士上跟我說過什麼嗎？」「什麼巴士？我從來都沒有坐過什麼巴士。」「你都忘記了嗎？」「忘記了什麼？」「例如從什麼地方來到這裡。」「我一直住在這裡，是一名建築師。嫁給我的話妳一定會得到幸福。」「我打算回去。」「這裡便是妳的家了。」我想起I城，想起那個海港都快被填平的城市，竟然就有回去的衝動。我沒有跟他糾纏，迅速奪門而去。我拿出地圖，想看看N地的出口在哪裡。但地圖上的符號好像一下子都改易了，無法再辨認符號與符號之間的含意。

我漫無目的地在街道上游蕩，拼命掌摑自己以免忽然入睡。在迷糊裡我來到一棟黑色大廈跟前。大廈至少有三十層，這麼高我卻一直沒留意。我從來沒有在N地看見黑色的事物，直至我來到這裡。這裡沒有任何窗戶，但空調令室內保持一種清涼的溫度。我朝著長廊盡處的光源走去，來到另一個像廣場般開闊的房間。房間是醫院的設計，停放著百多張病床，全都躺滿了病人。有一位病人雙腿緊緊貼著，兩臂伸展，整個人呈十字型；另一位病人側著身子躺著，以跑步的姿態凝固在床上。所有病人均以不同的形態凝固在床上。十多位醫生和護士不斷替病人進行檢查，在床沿的病歷塗上不同顏色。

我悄悄地來到病床前，眯著眼水直流的雙眼，拒絕睡眠的誘惑，吃力地打開病歷來閱讀。病歷寫上「拒絕睡眠症」和其他無法認讀的許多醫學名詞，卻在冗長的病況記錄及用藥指示後，載有病者的詳盡檔案。檔案清楚記載了病人的名字，生卒年份和來到N地以後的日誌。病人在三年前來到N地，說要尋找失蹤的妻子並拒絕到預先分配好的單位居住。後來更挾持一位女子試圖搶奪巴士返回I城，與警察對峙。對峙的結果是男子因為體力透支而昏倒。事後警方把他送往醫院，證實他患上「拒絕睡眠症」，導致精神失常，被判在醫院昏睡五年。另一份病歷關於「潛意識失控症」，患者是一位十七歲女孩。女孩夢想出版一本詩集，離家出走來到N地。在N地她被編派為一位公文抄寫員，並清洗掉原來寫詩的渴望。誰知她抄下的公文不再是公文的模樣，文字重新排列、分行，扯縮與變形，讀起來竟有詩的感覺。診斷結果顯示女孩的意識受到寫詩的潛意識侵蝕並破壞，導致工作出現脫軌的情況，需要送入醫院接受長期治療。我讀著那些日誌，就像讀到一些塵封的過去。然而再讀下去，日子與日子之間的差別開始模糊。如果把重複的事物刪除，記憶的深度大概只有幾毫米。

我放下檔案蹣跚著想要離開，卻來到一張空置病床前面。眼前白色的被褥泛成一圈漩渦，把我牽扯進去。有一把男性聲音在耳畔響起：「她患上了

『拒絕睡眠症』，必須及早進行治療。趕快替她注射30cc的快眠精。讓她睡上一覺，很快就會好起來。」一把女性聲音說：「是的，醫生。」迷糊裡我感到自己的手臂被抬起，然後便是一下針刺的痛楚。痛楚讓我的意識回復少許清醒，我揮動虛弱的手試圖反抗，結果被兩位壯碩的女護士硬生生地按在床上。

在意識消失前我看見自己穿著素淨的白裙子站著公園湖邊，在倒影裡看見了姐姐的臉，和我的臉，重疊在一起。

評審的話

張大春：《N地之旅》是一個有象徵意義的東西，可是它沒有真正的，怎麼講，它不反映生活，這是另外一回事，不反映生活，但亦有很好的。其中涉及到病，小說譬如設計一個病——不睡覺，拒絕睡眠。這個病是有的，前兩天還在電視上看到，荷蘭一個女的，三、四十年不睡覺，可是他把拒絕睡眠症的意義加多了。有點知識份子的味道。

小說感覺上像是一個小說熟練思考者寫的，像個作家。即使模仿，也是自己的故事題材。

而且這篇是一個現代主義小說裡常見的主題的複製。精神上趨於一個他方，但他方卻有我的故鄉。這是一個很怪異的處境，現代人總是這樣。他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可是是他應該回去的地方。當然，在這個故事裡，他放入了姐姐。正好我最近看到一個在坎城得獎的日本的動畫叫做《捉迷藏》。一開始看以為作者很可能受到了它的影響，後來我想這就是共同的主題。一群去抓鬼的小孩，被鬼捉弄，到最後一一不見，最

後只剩下一個，為什麼只剩下他一個？他就為了來鬼城，找他失蹤的妹妹。看起來是到很遠的地方，到他方，事實上是回到他自己最熟悉的處境，找到他最親愛的人或者就是他自己，當然自己也是姐姐。可是這個處境或者整個歷程又是透過作者用各種比喻的方式告訴我們所有其他的人是不能參予的。整個「N地之旅」代表著的是一個矛盾的目和手段以及一個完整的孤獨的歷程，所以很快地光照這樣一個思想性的主題，就很快讓我把它和其他所有的作品區分開來，它就是不一樣的。

陳冠中：這篇小說是想像力最清楚的一個，有點超乎想像之外的東西，絕對有作家的感覺，所以建議《N地之旅》作第一，因為明顯是作家寫的東西。

得獎感言

「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還未成為I城的常用語以前，我便想，每一個人的心裡也許都有一個N地。N地可以易名為「理想國」、「烏托邦」或「（請自行填上）」。在I城居住的日子我常常都有出走的渴望，哪裡都好，離開這個叫人窒息的城市。然而黃碧雲告訴我們哪裡都一樣，不過是油鑊與火坑的分別。於是我便想寫一個關於出走與回歸的小說：一對姊妹、I城與N地、記憶與遺忘。

伍爾芙說，一個女作家想要創作需要兩件事：一個房間和足夠的金錢。這句說話對香港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其實同樣適用（不論性別）。對長期在客廳寫作的我來說，母親悉心的照料和長期的容忍讓客廳變成房間般可親，研究生獎助學金則讓我有足夠的生活費繼續寫下去。感謝評判們對這篇小說的賞識，是次得獎成為我堅持繼續寫下去的莫大鼓勵。